七日談（上海篇）

山水是人類的大宅

徐錦江

兩個多小時的車程，身旁的同伴都因為熬不住旅途的疲倦打起了小盹，我卻興致勃勃地舉着手機，拍攝疾馳而過的景色，甚至忍不住打開車窗，在呼嗒呼嗒湧進來的風聲中用視頻拍攝沿途喀斯特地貌特有的起伏山巒。對於久居上海鬧市交通樞紐旁的我來說，廣西的青山綠水蕩滌心肺，讓我耳目一新。從陽朔到崇左，江作青羅帶，山似碧玉簪。像饅頭一樣突兀而起的翠碧孤峰，酷似九馬畫山的疊影峰林；雲移落日樹弄山，餘暉下，成片成片的甘蔗地，芭葉青黃的香蕉樹，一蓬蓬可以躲在底下乘涼的龍眼樹，水稻田裏，仍然有農人用肩扛手推的鐵齒木耙平整土地。心思霽光下躺平在這裏的山水間，會是多麼愜意，甚至瞬間讓我厭倦起百肆騰鬧、人潮洶湧的都市生活，不想再回到那個喧囂嘈雜的城市。但這僅僅是暫時的，在度過最初回到都市的不適之後，很快就因為享受到了坐落在五星級酒店裏的精緻下午茶以及殷勤周到的服務，回到了那種乾淨便利的大都市生活而欲拒還迎，心安理得，儘管對自然山水還心有不甘，味橄回甘。

從邊陲崇左到中心城市南寧，從青山綠水的自然家園到水泥森林的人造世界，從看山到看樓，從看大地中生長出的滿目蔥蘢的層巒疊嶂，到看拔地而起的灰頭土臉的板式高樓，這個轉場過程讓我思考起長期來困擾於心的問題：我們究竟需要怎樣的城市？城市如何滿足人的多面需求？未來的城市發展模式應該是什麼樣的？尤其是，城市和山水究竟是什麼關係？山水城市在後現代社會有沒有一席之地？

中國傳統範疇中，認為輕清之氣流而為水，重濁之氣結而為山，山水生長藏覆萬物。東漢學者桓譚精闢而形象地指出天地人的各自符號表徵：日月者，天之文；山川者，地之文；言語者，人之文。其中山水為地之「文」。

「山水城市」理念的源頭，還得從古人所概括的「三才之道」說起。在哲學概念中，「才」的意思為「本源」。源出諸經之首《周易．說卦傳》：「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天道（陰陽）主變化，地道（柔剛）主形質，人道（仁義）主能動性。這一思想奠定了中華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學基礎。錢學森先生於一九九〇年代提出「山水城市」概念，所指並非簡單的「城市裏有山有水」，而是旨在將中國山水詩、山水畫與古典園林的意境，系統融入現代城市，營建一種融合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山水自然意境與現代城市功能的「未來理想城市」範式。其核心理念，正是《周易》「三才之道」的現代演繹。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三才之道」也貫徹在傳統城市的規劃、設計、營造之中。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白居易的詩描繪了唐時杭州景象；「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杜旬鶴的詩描繪了唐時蘇州景象。蘇州府下擁有虞山尚湖的常熟更是「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很好地詮釋了「山水城市」的形態內涵。天堂般的蘇杭寄託了中國人心中的「山水城市」理想。上海電視台拍攝的《大江南》行雲流水般的視覺敘事深描出一個「水靈靈」的江南，讓我對彼時的中國城市生出一番感慨。記得在揚州的大運河博物館裏見到幾幅描繪中國古代城市的寫實長卷，因為研究城市的緣故，想買些圖卷紀念品卻告知沒有，想不到「乜都有」的網上卻能找到高清複製的原比長卷，便一股腦兒下單買下，分別是張擇端版《清明上河圖》、仇英版《清明上河圖》《南都繁會圖》、徐揚《姑蘇繁華圖》《乾隆南巡圖》，未買到的還有清人袁耀《邗江勝覽圖》、王素《運河勝覽圖》，以及被美國弗利爾美術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佚名《西湖清趣圖》等，這些畫都用工筆具象地描繪了兩宋和明清時的蘇州、杭州、南京、揚州等山水城市的市井生活，其山水煙火，令人不勝唏噓，想當年，中國城市也是屹立於世界之林，令馬可孛羅等西方旅行家心嚮往之的。中國傳統城市大多依山傍水而建，由城圍、官署、學宮、校場、寺廟、園林和市集組成，尤其是在江南，城中山水園林獨具一格。這種城市格局與我們今天在超大城市所見的高樓林立、立交發達的現代城市迥然異格，成就了另一種山水城市的格局。

但在當下的城市建設中，中國傳統中引發無數詩人畫家盡折腰的「山水城市」理念卻不斷被消蝕。由此想到，除了北上廣深，是否中國城市都要長成千篇一律？尤其是山水資源豐富的城市，像蘇杭、寧紹、淮揚等，是否也都要挖山填河，建造高樓，通過消滅「山水地方」來尋求國際化，成為大都市？在可持續發展語境下的後現代社會，二三線城市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山水地理特色來形成自己獨特的城市發展模式。北上廣深等超大城市也可以利用中國傳統城市中的「風水原理」，設計水系、濕地、綠道、風廊、園林來構築綠色環保生態，實現低碳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為未來世界城市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好在人們已逐漸認識到了這一點。

山水是人類的大宅。山水也是中國人糅進靈魂裏的仙氣和靈氣。人們迷戀於城市生活的繁華與便利，內心卻擺脫不了對自然的渴望。在「茫茫大塊，悠悠高旻」前，人生過客如天地蜉蝣，時尚潮流轉瞬即逝。

何日身閒山水中，是我，相信也是許多中國人內心深處抹不去的人生理想。

▲廣西桂海晴嵐。 作者攝

黃庭堅的「牛腰」

閒話煙雨
白頭翁

見過北宋大詩人、大書法家黃庭堅真跡的人恐怕不多，見過長達十八米長卷的人，現在世上的，恐怕寥若晨星，我該自豪。

北宋書法四大家「蘇、黃、米、蔡」，黃庭堅排行第二，據說那是因為黃庭堅曾為「蘇門學士」，故蘇軾在前，黃庭堅在後，師在第一，學在第二；但後人亦有以書法論前後，把黃庭堅列為宋代第一書法家。康有為曾論：「宋人書以山谷為最變化無端，深得《蘭亭》三昧，至其神韻絕俗，出於《鶴銘》而加新理。」黃庭堅稱「山谷道人」，當被推上神壇。

黃庭堅的草書，「瘋」「狂」並舉，奔放奇逸，馳騁恣肆，龍飛鳳舞，如醉如痴；如嫦娥奔月，如天仙下凡；又如鬼神之變，鐵骨鋼筋；觀黃庭堅的字，觀久或生幻，腳下似飄，頭頂似動，左右皆搖，似仙似夢，讓人覺得此人癲狂。愛不釋手，愛不移步，愛不錯目。莫看也罷，看則着迷。黃庭堅草書的魔力。

中國人評價一個人的字寫得好，最直接的比較法是與錢掛鉤，字字如珠，比如說李白留在世上的唯一真跡《上陽台帖》共二十五字，據說價值四十六億，此帖現藏於故宮博物院。曾經問過一位故宮博物院的領導，他笑而言之，無價之寶。

且看黃庭堅寫的《砥柱銘》，全文不過近六百字，二〇一〇年拍出四點三六八億元人民幣，名副其實字字如珠。

我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館中的中國館看到的黃庭堅抄寫的《廉頗藺相如傳》，大都會的解說詞是「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是草書中的傑作。文字抄錄的是著名將軍廉頗與謀略家藺相如之間的一段機鋒交辯的故事，令人深思的是黃庭堅抄寫唐突地停在了藺相如「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這句話後。黃庭堅抄到此處為何突然停筆，眉頭緊皺，目有所慮，面有所憂，何以能「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藺相如之間的故事，至黃庭堅抄此書時已歷經約一千四百年，歷經數十個朝朝代代，「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七雄五霸鬥春秋，頃刻興亡過手。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黃庭堅停筆長思，將相之爭鬥何能罷止？千古興亡不止。唯廉頗藺相如讓後人敬仰，《將相和》唱得幾乎家喻戶曉。但歷史再無廉頗，再無藺相如。約一〇九五年，就在黃庭堅住筆不抄時，他被貶四川黔州，十年後，死在被貶的廣西宜州，終年六十一歲，二十二年後，北宋滅亡，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黃庭堅再也沒有續寫完這篇名著。也許黃庭堅早已料到，像趙國雖有廉頗藺相如，但趙國仍亡。北宋既無廉頗又無藺相如，卻有着比趙國更激烈、更複雜、更你死我活的黨派之鬥。

這幅長卷，長逾十八米，行活稱之「牛腰」，其意為長卷捲起來粗如牛腰，形象。有機會去大都會博物館一定要擠出時間去看看這幅「牛腰」，親眼見過這麼長、這麼多字的黃庭堅親筆寫的文章的人不多，見者必有受教！

覆卮春行

君子玉言
小杏

覆卮山，地處浙東上虞、嵊州、餘姚交界地，南朝詩人謝靈運任永嘉太守期間，「登此山飲酒賦詩，飲罷覆卮」，酒盡空杯倒扣於山頂，山名由此而得，古雅又帶一點詩酒疏狂。南宋狀元王十朋也寫過：「四海澄清氣朗時，青雲頂上採靈芝。登高須記山高處，醉得崖頂覆一卮。」而因諧音「福祉」「福至」，覆卮山又被人們視為福地。此山與上虞東山相望，謝靈運的堂曾祖謝安曾在那裏隱居，四十出山，「東山再起」。越地山水，多藏着這般進退從容的風骨。

山頂的東澄村源於宋代。早年山民為了生存，在海拔五百米的山上，開出了二點三萬塊梯田，計二千三百餘畝，一層層從山腰鋪到山頂。如今，梯田種上油菜花，成了覆卮山的一道景。

每到春天，覆卮山漫山遍野的油菜花層層疊起，壯麗而鮮活。梯田的石埂由冰川遺存的青石壘成。風過處，花浪輕湧，山野清氣撲面而來；山溪在田埂間叮咚作響，只聞其聲，不見其流。整座山坡在晨光裏慢慢醒轉。

古村依山依田而建，黑瓦石牆，與花田錯落相映。站在梯田，近處花間蜂蝶飛舞，遠處屋舍雞鳴聲聲，抬眼青山葱葱，白雲如耕。我隨手拍下幾張發給小寶，她說這也太美了，像宮崎駿筆下的畫。

先民千年來的生計，在今天，成了春天最好的樣子。

我們在東澄村一家民宿吃午飯。老闆原在上海從事IT工作，六年前辭職到這裏開民宿。民宿有隻寵物柯爾鴨，只要主人一起身走動，小鴨子就跟着跑，走到哪跟到哪。除了主人，誰逗都不理，也不知牠是怎麼認人的。坐在小院，抬眼便是滿坡花田，牆上開着黃色的香水藤。

午後沿步道行至小石浪。油菜花田和冰川石浪是覆卮山的「王牌組合」——三百萬年前冰川運動留下的上億塊巨石，如黑色浪濤從山巔滾滾奔湧直抵山腰，石浪之名由此而來。重達數噸的巨石交錯嶙峋，縫隙間野草灌木叢生，清泉潺潺流淌。石浪與花海在山腰相遇，一灰黑一金黃，一蒼勁一爛漫，洪荒歲月與當下人間融為一體。午後的風清涼溫和，陽光正好。站在石上，彷彿同時踏過時光的兩端——一邊是溫熱的田園煙火，一邊是億萬年的滄桑。

若非民宿的服務生提一句，我們還不知道覆卮山深處更有佳境。驅車往苕花嶺方向，沿途道路嶄新，竹林修茂，村莊安然，村口的喇叭播放着越劇。漸漸地，眼前花霧瀰漫，櫻雪斑斑，道路兩側花樹擦過車窗，道路遠端煙花籠山，村口瓦簷掩映花影，湖邊花枝臨水照影……搞不清是什麼村，反正所有的村屋都在花影裏，四面的山都在花霧裏，粉粉白白，天空下一大片明媚，美得讓人目瞪口呆，想停下來拍照，無奈山路狹窄，只好搖下車窗，先讓眼睛看飽。

終於在南湖村、清潭坑村、泉崗村尋得停車點，走幾步石階，就站在花樹下了。時近傍晚，天光微漏，夕陽餘暉漫過花枝，淡粉的花團朦朧，融進暮靄，花浪隨山勢起伏，如煙霞漫谷。山那邊的屋舍藏在花裏，山這邊的屋簷披着花，村民在田間種菜，頭頂就是一樹盛開的櫻花……花谷深處，一潭綠水波光隱隱；村邊一池湖水，靜水繁花，夕陽落影。越劇婉轉的腔調縈繞花林村舍。忽想起蘇軾的《花影》：「重重疊疊上瑤台，幾度呼童掃不開。剛被太陽收拾去，又教明月送將來。」要不是需趕在天黑前回到市區，我們實在捨不得走，看不夠，根本看不夠。

村民熱情地介紹說，泉崗村已經八百多年了，以俞姓為主。這裏的煇白茶很有名。我問村民，櫻花都是你們栽的嗎？他們說是啊。我說每天坐在院子裏就能看花多好啊，他們呵呵笑說「開心開心！」

天黑前趕到石舍村。大約一千萬年前火山噴發形成的棕黑色柱狀石密密擠挨成一座九平方公里的玄武岩山體，每一根石柱都像是工匠精心雕琢的五邊形木樁，整整齊齊捆紮一起。這個來自遠古的「超級工程」，在傍晚幽暗的光影裏，讓人敬畏又感慨。

山區的落日更快，沒多久，天色完全暗下來。車子沿着山路一彎又一彎，路燈村莊一道道閃過。四十多分鐘後，還在山裏。來時滿眼花樹不覺得，此時才發現，覆卮山藏得這麼深這麼遠。過去的村民居住在這樣的深山裏，守着幾塊田幾片竹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恐怕一輩子都難得走出來。如今依然萬山重重，但道路平坦規整，昔日入山披荊斬棘，而今坦途直達山野。山川依舊，人間已換了模樣，也才有了村民的安逸，我們去奔赴一場與自己毫無關係的春日花事。

春風過山，花開有序，山河安穩。我們豈不就在最好的人間嗎？

◀覆卮山春櫻。 作者供圖

春天的片兒川

飲食男女
陸小鹿

每個春天，都該有一段山居歲月。二〇一七年春天，我訂了一間「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在杭州楊梅嶺住了一晚。那間民宿坐落在楊梅嶺的絕佳位置，向左走是九溪十八澗，向右走是滿隴桂雨，周邊是座座茶山。我住的房間設計了超大落地窗，正對着層層疊疊、郁郁青青的茶山梯田。

當天夜裏下了場小雨，次日清晨佇立窗邊，春雨迷蒙，茶山與村落隱在煙雨之中，被清冽的山嵐環繞，頓覺心曠神怡。因着下雨，山上氣溫驟降，我穿上最厚的法蘭絨格子襯衫，仍凍得瑟瑟發抖，於是取消山間行程，走進附近餐廳，喝茶、吃麵、聽歌、看雨。那是我第一次吃片兒川，一碗下肚，渾身熱乎起來。

片兒川是杭州最地道的特色湯麵，簡簡單單三樣澆頭：雪菜、筍片和肉片。筍與肉都切成薄片，加上杭州話裏溫柔的「兒」音，便有了「片兒」這個可愛的名字。至於「川」字，據說是「汆」的諧音，指將食材在沸水中稍煮片刻的烹飪手法；也有人說是象形字，像極了麵條根根筋韌的模樣。相較而言，我偏愛後一種說法，一碗煙火麵，也因此多了幾分文氣。

我對片兒川可謂一吃鍾情，雪菜、筍片、肉片的組合正是我的心頭好，更重要的是，我是在楊梅嶺的山間吃下這碗麵，置身翠微山景之中，還有哪兒的氛圍比這更好？美食給我帶來的愉悅之感，往往經由心境層層暈開，如同住進一間看得見風景的房間，那房間就不僅僅是居所，而是心情的折射。

在杭州人眼裏，片兒川本就是一道家常滋味，做法並不複雜，講究的是食材，最好值冬筍上市之時，鮮筍搭配雪菜、嫩肉片，一家人吃得酣暢淋漓，一碗熱麵，就足夠成全平凡的俗世幸福。

二〇一九年春天，我再赴杭州，專程去奎元館吃了碗片兒川。這是始創於清同治六年的杭州老字號，古色古香的店面掛着「江南麵王」的招牌。據說金庸曾半年內三顧奎元館，留下「杭州奎元館，麵點天下冠」的題詞。店裏麵種類繁多，而招牌之一便是片兒川，這份樸素的幸福感，曾打動很多社會名流，也打動過周星馳，他在杭州出席活動時直言特別喜歡杭州的片兒川。

除了傳統「鐵三角」澆頭，片兒川還能衍生出多種吃法，加蝦仁成蝦仁片兒川，換腰花成腰花片兒川，豬肝、爆鱔、牛腩都能加入，成就獨特的杭派風味。

今年春天，好友葉子從宜昌來上海，我們相約搭乘高鐵去杭州一日春遊，中午在民國文人愛吃的新新飯店用餐，晚餐便去了上過《舌尖上的中國》的菊英麵店。店內陳設樸實，木桌木櫈，滿是街邊小店的生活氣息。我們點了傳統片兒川，另加了小黃魚和油渣，也是在這裏才知道，油渣入麵是片兒川的地道吃法，這裏的片兒川還添了蘑菇片，單獨裝盤的小黃魚在吃麵術語裏叫「過橋」。一碗黃魚過橋蘑菇片兒川，兩個人，伴着春日杭州的溫柔，一切都剛剛好。